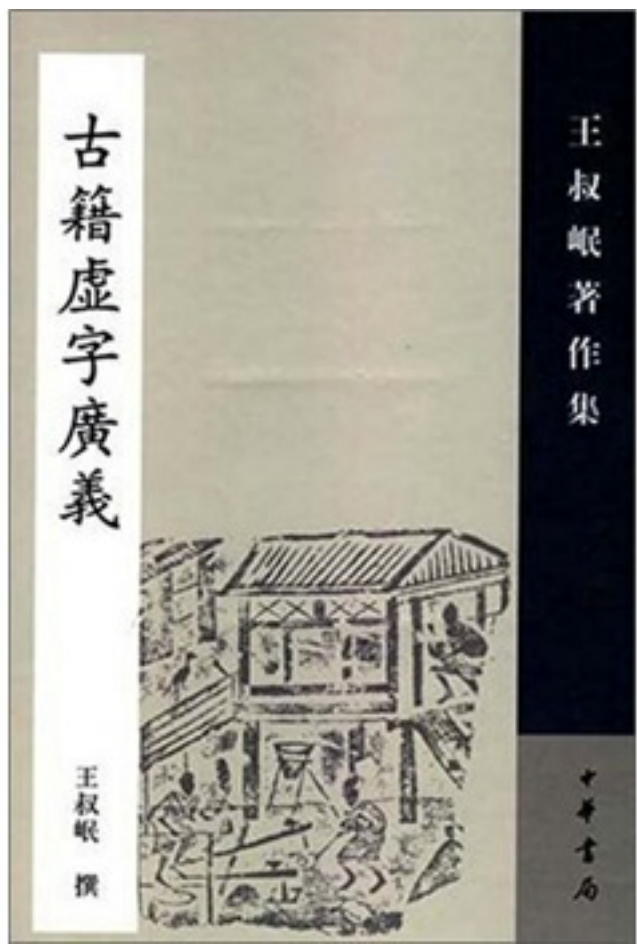


古籍虚字广义



[古籍虚字广义_下载链接1](#)

著者:王叔岷 著

[古籍虚字广义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恒

经典好书永远流传，愿书籍带给我们更多充实和完满！

这本书不错，值得拥有值得一看值得入手！

非常不错的资本非常好的书

王叔岷先生算是相当不错的古籍整理者，所整理的东西，甚高、大。

很好，性价比高，发货速度快，送货速度也很快。

王叔岷在四十余年的校释古籍过程中，于虚字偶有疑义，即参考清儒及前贤有关著述，以求解答。诸说如有疏漏及失误，则加以补充与订正。时有创见，溢出旧说，则撰《古书虚字新义》一书，收99虚字。后续有所补充增益，亦有不当删去者，最后加以综合整理，成此《古籍虚字广义》一书。

值得拥有的难得好书，活动价购入很划算哦

好书，京东做活动，加券，低于半价，值！

曾读王先生对《诗品》的研究，今读其他大作。

寻书如抽丝,读书似剥茧;买书如山倒,藏书似海深

王叔珉先生精于训诂考证校释之学，所著此书，不仅有课本知识，更与他自己学术研究经历相关，好书。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好书一本

好极了

？

王叔岷先生，号慕庐，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简阳人。幼习诗书，及长，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兼习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九年后，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九六三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王叔岷先生治学，由训诂入义理，兼好词章，万精研先秦诸子，遍校先秦汉晋群籍，撰有专书近三十种，论文二百余篇，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训诂名家。限于各种条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已难于觅得。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国璎教授慨允，并得到中研院史语所、中国文哲所及华正书局、艺文印书馆、大安出版社、世界书局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将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学术成果授权中华书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体推出。在此，谨向王叔岷先生、王国璎教授及上述各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物美价廉服务好！物流快！不错！

好书，买了后面慢慢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1939年，费孝通在英国出版了以江苏吴江县开玄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6]。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认为该书是非西方人研究自己文明的第一部书，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江村经济》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的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并试图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费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乡土中国》[7]则从理论上解剖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其主题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他创造性提出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概念工具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农村传统观念的理论概括。《乡土中国》代表了费孝通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转入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这是费孝通学术道路的重大转折。此后他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

在1940年代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时期，[5]费孝通教授及合作者张之毅等人陆续发表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商业和农业》等著作。1943年6月，费孝通应邀访美时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书名定为《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在美国出版。1988年该书以《云南三村》[8]为名出了中文版。《云南三村》试图以村落土地制度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类型学比较方法，分析中国农村的多样性及各自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1945年，杨懋春在美国出版了研究自己生长村庄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9]。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林顿（Ralph Linton）教授认为该书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它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即本土社会学和人类学时代的来临。和马林诺夫斯基看待费孝通一样，林顿对杨懋春的评价也包含了他本人对人类学发展前景的期待。该书的目的是描绘出一个村落社区的整体画面，它以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大到村庄层次的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再扩展到集镇中村庄之间的喜欢关系。杨懋春仍然把家庭生活和村庄内部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但他已经关注到村庄的外部联系，认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是超越村庄的集市

王叔岷在四十余年的校释古籍过程中，于虚字偶有疑义，即参考清儒及前贤有关著述，以求解答。诸说如有疏漏及失误，则加以补充与订正。时有创见，溢出旧说，则撰《古书虚字新义》一书，收99虚字。后续有所补充增益，亦有不当删去者，最后加以综合整理，成此《古籍虚字广义》一书。王叔岷（1914-2008），号慕庐，四川简阳人。

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校雠学，其集大成之作乃《庄子校注》，有人称王叔岷先生乃是二十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弄最权威的学者。

《<洛阳搢绅旧闻记>校注》主要记写五代至宋初生活在洛阳的历史人物的传奇性经历，是北宋初年一部优秀的传奇小说集，对于后世小说尤其是传奇体小说在选材、主旨、风格上都有重大影响。同时，由于《<洛阳搢绅旧闻记>校注》的创作目的是“冀有补于太史氏”，故所记人物事迹多可补正史之阙，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邵晋涵重辑《旧五代史》等，均从此书采择了一些史料，是治五代史者向予重视的一部参考书。

精品好书！

王叔岷先生，号慕庐，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简阳人。幼习诗书，及长，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兼习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九年后，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九六三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王叔岷先生治学，由斟铤入义理，兼好词章，万精研先秦诸子，遍校先秦汉晋群籍，撰有专书近三十种，论文二百余篇，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斟铤名家。限于各种条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已难于觅得。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国璿教授慨允，并得到中研院史语所、中国文哲所及华正书局、艺文印书馆、大安出版社、世界书局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将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学术成果授权中华书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体推出。在此，谨向王叔岷先生、王国璿教授及上述各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叔岷先生（1914-2008），名邦浚、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是台海华人圈广受推崇的历史语言学家、校铤名家，研究方向主要为先秦诸子、校铤学。王叔岷先生1914年出生于简阳县（今成都市东郊洛带镇下街），1933年，先生考入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的“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读硕士，师从傅斯年、汤用彤等，毕业后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王叔岷先生因1948年随史语所迁台，国共两党分治，其在大陆的知名度并不高。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先生先后在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书，课余勤于著述，前后用17年完成巨著《史记斟证》，退休后完成集大成之作《庄子校诠》。

王叔岷先生1992年后几次往返大陆旅游，并于2000年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后开始长住大陆，大陆文化界始关注先生的学术造诣，2007年中华书局引进出版了《王叔岷著作集》共15本。2008年8月，王叔岷先生仙逝于成都龙泉驿区其长子家中。一家庭境况王叔岷先生家境书香小康，世居于龙泉山西麓的洛带镇，父讳增荣（1876-1950），字耀卿，号槐斋，晚清秀才，四川绅法班法政别科卒业，曾任四川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后任教于成都南薰中学，再与人合办并任教于成都私立协和女子师范学校，晚年回乡。太夫人张氏，讳厚坤。祖父讳泽银（1851-1923），字松茂，一生慷慨好义，教子女以读书为贵，清末至1921年被公推为洛带镇保正。1914年4月29日，先生诞于洛带下街。当时川、滇、黔三省军阀在成都至龙泉山一带混战，兵燹四起，每过乡境，一夕数惊。三四岁时，耀卿公授以唐诗；七岁入私塾；十一岁入镇上的高级小学（前身为凤梧书院）；十三岁随父至成都，耀卿公亲授《诗经》、《左传》、《史记》、左太冲、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诸家诗；暇时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尤好《庄子》，先生学兼四部，盖植基于此；暇则习七弦古琴，耀卿公重金购得明代连珠式古琴一张，请南北名师教先生弹奏，这也成为先生一生的雅趣。十四岁，先生考入成都华阳中学，在校好读书，亦好运动，曾入选校篮球、足球队。十七岁入联合中学高中部（石室中学），与同侪结为“梅花五子”，别号孤鹤，其一生孤傲之性始现端倪。先生十九岁时以第一名考进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刘大杰、林山腴等诸名师。1937

年与潼南县双江镇望族杨姓女公子尚淑结为伉俪，川大校长张真如证婚，张校长之子即梅花好友张文达任宾相，朱光潜、林山腴等诸师长撰赠喜联。二三位老师

45年之后，1993年3月8日，已是八十岁的王叔岷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二楼研究室里，为自己1947年9月曾初版过的《庄子校释》一书的重印本撰序。他在序言中写道：“庄子校释五卷，为岷手写本……最后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则删去，少年气盛，明于人而暗于己，实不应对前辈作苛刻之评，常引以为戒”——原来，当年王氏在评议会上否定刘氏之际，其实已经拿出了评定刘氏学术水准的证据，即《庄子校释》一书中的附录文章“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由于王氏这部著作作为国民党溃败前夕印制，时值国内内战期间，印量本身也较少，保存下来也极其不易，如今已颇难觅得。加之王氏晚年对所撰“评刘文典《庄子补正》”已深表愧悔，重印著作时概不录入，使得这篇可能是刘文典落选中研院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文章，绝难重现于世，几成“佚文”。幸运的是，笔者偶然寻得一部初版《庄子校释》，终可管窥王氏当年的持论依据，及其对刘氏学术水准的判定结论。

《庄子校释》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47年9月，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是书为影印手稿本，一部六册全。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一年6月，同样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了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两本书同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似乎颇有点唱“对台戏”、互相叫板的意思。而“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作为《庄子校释》的附录，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几乎占到了第六册的一半篇幅，足见王氏批评刘氏用力之深、阐论之详。该文开篇即说明缘由、阐明观念，一针见血的加以评述，曰：

昔年治庄子，闻合肥刘文典先生有旧稿《庄子补正》，于宋槧唐写诸本，及前人著述可资比勘者，均已收采。说者谓其不止复庄书唐人或魏晋之原有面目，并复先秦之旧。又闻先生亦极自矜工苦，常语人曰：“欲与我谈庄子，须庄子复生可也”。其自负既如此，人誉之复如彼，则补正一稿，应有观止之叹。岷复孜孜讨治庄书，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积稿甚多，不忍弃置。去岁仲秋，已成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虽颇愜私意，尚未敢问世，常思得先生旧稿，以资参证。厥后垫江张君怀瑾，自昆明来书，称先生补正，已由云南大学杀青。既而赠岷一册，得之大喜，如获珍宝。但翻检一过，窃有所疑。刘先生之说与岷宿昔所见虽不无暗合，然其武断处实未敢苟同。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譌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

从文章开篇一段话来看，王叔岷对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版本涉猎并没有声称的那么多，二是即使现有的征引古籍也“譌误层出”。可以说，这两点批评，击中了所有校勘古籍类著述的要害，更何况《庄子补正》一书初衷还是要纠正历代校勘庄子类著述的错讹，以期提供一部可以“复先秦之旧”的经典之作。接下来，王氏要“兹谨就其所已标出者，作一概要批评”，对刘氏这部得意之作展开了逐条逐字的摘谬与纠正。最后，王氏得出结论说：

《补正》中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所引而无关校勘或义理者，又不知翦裁，且多徒事钞录不下断语，貌似谨严。其一下断语，便决然无疑，貌似正墙。故说者多称先生治书精严有法，不知其可商榷之处甚多也，此稿所论，已可窥其大略，非敢有意攻先生之短，治学不得不求真耳。

王氏用了自己著作六册书中的半册书来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但仍然结论说“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可想而知，刘文典这部著作的漏洞之多，的确是可以“糟糕”来评价了。不仅如此，王还指出了刘在撰著过程中的一个“障眼法”——即在引用材料时没有下断语的，往往是“不知翦裁”的结果，但这一手法却会被读者误判为“谨严”；而在下断语处，又往往正是其“武断处”，但又会给读者造成一定“正确”的假象。总之，无论从征引古籍版本的数量、质量上来看，还是从校勘学角度上的取舍裁翦、精审论断上来看，王都从根本上推翻了刘著的学术基础，并对刘的学术水准乃至学术品格都大加质疑几近彻底否定。

没有很实在意义的字,其中一部分相当于现代的虚词。亦称“虚字眼儿”，张炎《词源》卷下有《虚字》一条，他说：“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有’、‘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善用虚字，句语自活，必不质实，观者无掩卷之诮。”详细解释1.

即虚词。指不能单独成句，意义比较抽象，而具有一定语法意义的词。如介词、连词、助词。《朱子语类》卷六七：“且如解《易》，只是添虚字去迎过意来，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实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说了。”宋 楼昉《过庭录》：“文字之妙，只在几箇助辞虚字上……助乱虚字，是过接斡旋千转万化处。”杜甫《诗清仇兆鳌题解》：“诗句中用虚字，贵乎逸而有致。谢朓诗‘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不如老杜‘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2.

无用的赘字。南朝 梁 锺嵘《诗品·总论》：“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参见“虚语”。沈义父《乐府指迷》也有一条讲词中用虚字的。他说：“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虚字，如嗟字、奈字、况字、更字，料字、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词中两三次用之，便不好，谓之空头字。”

以上从一字到三字的虚字，多用于词意转折处，使上下句悟结合，起过度或联系作用。明人沈雄的《古今词话》把这一类虚字称为“衬字”，万树在《词律》中就加以辨驳。他以为词与曲不同，曲有衬字，词无衬字。按：沈雄以词中虚字为衬字，实有未妥。在南北曲中，衬字不一定是虚字，有时实字也可以是衬字。故词中虚字，不宜称为衬字。

在清代人的论词著作中，这一类的虚字都称为“领字”，因为它们是用来领起下文。如“正”、“甚”之类，《宋四家词选》中就称为“领句单字”，这便说明了“领字”的意义。

宋人所谓虚字，都用在句首。近代却有人说：“虚字用法，可分三种。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用于句尾者，多在协韵处，所谓虚字协韵是也，此在词中，可有可无。用于句首或句中者，其始起于衬字，在首句用以领句，在句中用以呼应，于词之章法，关系至巨，无之则不能成文者也。”（见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按：句尾用虚字，是少数词人偶然的现象，辛稼轩就喜欢用虚字协韵，例如六州歌头歇拍云：“庶有瘳乎”，贺新郎下片云：“毕竟尘汗人了”，卜算子六首歇拍都用也字，如“乌有先生也”，“舍我其谁也”。这一类虚字，已成为词句的一部分，作实字用，并不是来人所说的虚字。沈祥龙《约斋词话》把姜白石词“庚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二句中的“先自”和“更闻”认为是句中虚字，这显然是错误的。总之，来人所谓虚字，都是起领句作用的，所以，它们必然用在句首。清人称为“领字”，其意义更为明确。

领字惟用于慢词，引近中极少见。单字领句，亦比二三字领句用得更多。故学习作词，或研究词学，尤其应当注意单字领字。单字领字有领一句的，有领二句的，有领三句的，至多可领四句。

王叔岷先生的著作，牛牛的！

王叔岷（1914-2008），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

王叔岷在四十余年的校释古籍过程中，于虚字偶有疑义，即参考清儒及前贤有关著述，以求解答。诸说如有疏漏及失误，则加以补充与订正。时有创见，溢出旧说，则撰《古书虚字新义》一书，收99虚字。后续有所补充增益，亦有不当删去者，最后加以整理，成此《古籍虚字广义》一书。小引卷一一與二以三已以四于五於六欲七攸八犹由九由犹系一〇因一一容一二庸一三用一四安案一五焉卷二一六为一七谓一八曰越一九聿二〇越粤宛二一有二二又二三或二四惠二五亦二六惟唯维二七云二八意噫医抑二九一壹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笔画索引

[illegible]

朋友买的，很喜欢的样子

赶在末日之前收到，也算没神马遗憾啦。书还没来的急看，应该不错吧，回家去好好研究。

老先生的东西，没什么说的，有自己的看法。纸张和装饰都没什么好说的，估计要是

岸的电子原版这价格还得翻番，有影印已不错，字迹99%清晰。

活动价，很活动价，很超值

还没看呢，送货挺快的，

王叔岷先生著作集，收了。

崩溃了。这本书要耐着性子认真读 身边放个冰块，或者放个最烂的电影，这样才能觉得这本书能读下去

王叔岷先生的大作好好读，希望能有所进步

王叔岷先生是中研院著名学者，他的文集值得古典文献爱好者阅读珍藏~~~~

除了价格死贵，其他都很满意！

关于虚词的书，比较有用。

本书很好，有收齐的愿望

没什么好说的，很普通的书弄得价格这么高

释例多，果然为广义也。

[古籍虚字广义_下载链接1](#)

书评

[古籍虚字广义_下载链接1](#)